

二嫂是位老党员

□夜莺

今天我要讲的这位党员，是老家村里的一位老人。按母亲这边的辈分算，我该叫她二嫂。可她的儿媳和我爸爸却是亲表兄妹，这样一来，我又得叫她婆婆。辈分绕来绕去，每次遇见她，我都十分尴尬，不知该如何称呼，只好用“您”和她交流。

如今，她是我们队上年纪最大的人，也是村里为数不多的党员中最年长的一位，离九十岁不远了。有几件关于她的事，我记得格外清楚。平日里，我顺着母亲这边的辈分称呼她二嫂，下文便称她二嫂。

二嫂一生命途多舛，年轻时丈夫因病离世，人到中年，唯一的儿子因患重病撒手人寰，接连的苦难尽数压在她身上。

旁人经历这般变故，多半会终日愁眉不展、郁郁寡欢，可二嫂全然不同，遇见乡邻总是笑脸相迎，说话轻声细语。早些年，我并不知晓她是一位共产党员。

前年冬日，我回乡探亲，在从前就读的小学附近散步，远远看见二嫂拄着拐杖，步履蹒跚地走向村委办公室。村支书看见她，连忙招呼：“老辈子，快过来坐一坐。”

她开口便说：“书记，我有好几个月没过党组织生活，今天特地过来补交党费。”

书记热情地说：“眼看就要下大雨了，你走这么远的路过来多不方便，我帮你交党费就是，你还亲自过来一趟。”

二嫂声音洪亮，回绝道：“那可不行，党费必须亲自交。前几个月我卧病在床，没能参加支部会议，今天一并把欠的党费都交上。”

书记宽慰她说：“也就两块多钱，金额不大，我顺手帮你交了便是。”

二嫂认真回答：“钱再少也得自己交，这是一位党员最起码的常识。”

听完这番话，我顿时对她刮目相看。还有一件事，更让我心生敬佩。前两年，她孙子回乡建房，农村人家都盼着自家院坝宽敞开阔，但耕地红线绝不能逾越。年轻人心气高，总想多占一点土地，让现场工作人员十分为难。这时，二嫂主动上前劝说孙子：“国家政策必须遵守，耕地红线半分都碰不得。院子小一点又有什么关系？我们把屋里屋外收拾得干净利落，住着一样舒心。”孙子觉得婆婆说得在理，不再为难工作人员，严格按照政策标准修建房。

二嫂大字不识一个，可只要村干部下乡宣讲政策，她都会耐心听、认真领会。如今，她年事已高，腿脚不便，平日里大多闭门居家，可邻里之间但凡有矛盾纠纷找上门，她总会耐着性子居中调解。

乡间有个习俗，村里老人离世，需要有人为逝者擦洗净身、整理仪容，送逝者走完最后一程。如今，村里的年轻人，很少有人愿意接手这件事。每逢这时，二嫂总会主动站出来：“我来送逝者最后一程。”旁人问她不怕吗？她坦然说道：“有什么可怕的？逝者生前都是老实本分的好人，就像静静睡着了一样。好好送逝者最后一程，也是给活着的人一份心安。”

从前，我对党员的印象大多来自书本和电视，那些先进事迹固然感人，可总觉得离自己的生活十分遥远。“七一”那天，在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时，我不由得想起平凡朴实的二嫂，写下这篇小文，献给各行各业坚守岗位、一心为群众着想的共产党员。

前些时日，约上秦河、杨旺等好友驱车前往巴山大峡谷游玩，沿桃溪谷步行道缓步前行。晚饭席间，看着笑靥如花的秦河与深沉老练的杨旺，那些被岁月尘封的青春片段，像一张泛黄的老唱片，带着温热的涩意，在心底缓缓转动。

三十三年，山风漫过潭月河边，旧吉他的弦音仍在耳畔回响。那些藏在粉笔灰与画纸里的青春，那些没说出口的心动与退让，都被岁月酿成了醉人的酒。相逢笑谈当年，才发觉我们三人之间的歌，从来就没有凉过。

—

1993年夏天，知了在大学校园的梧桐树上不知疲倦地鸣唱，我攥着一张派遣证到市教育局报到，九月终于收到县文教局的分配通知。告别年迈的父母，我坐上客车来到距宣汉县城七十多公里的偏远山乡。拖着行李箱往学校走时，我遇见了同一张分配文件上的杨旺。他学音乐教育，我学美术教育，两条原本毫无交集的人生线，就这样被命运拧在了一起。

这所山乡初中的条件比预想的还要艰苦，几栋破旧瓦房藏着一代又一代老师的粉笔春秋，黄泥巴操场一到雨天就成了泥泞的洼地。宿舍紧张，我和杨旺挤在不足二十平方米的小屋里，两张木板床、一张掉漆的竹书架和旧书桌，就是全部家当。学校挨着潭月河，离场镇五公里，和外界连通的只有一部老式摇把电话和书信。

初为人师的我们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，晚饭后，杨旺抱着旧吉他坐在开满野花的操场边弹唱，山风把旋律吹得很远。我坐在一旁支起画架，把天边粉紫的晚霞一笔笔描进画纸，画笔在纸上“沙沙”地轻响，替我们说出那些无处安放青春心事。周末，我们步行四十多分钟到镇上的小饭馆，点一盘油亮的回锅肉，就着花生米喝几杯廉价啤酒，感觉眼前的艰苦只是暂时的，总有一天能走到更宽广的世界里。冬天下雪的夜里，山风卷着雪粒撞得木窗“呜呜”作响，寝室里生起小火炉，杨旺弹着吉他，悠扬的琴声让人忘却了寒冷。

—

第二年春天，学校为了留住年轻教师，举办了一场和中心校女教师的“三八”联欢会。那天，杨旺翻出压箱底的白衬衫，像要去赴一场郑重的约定，我也穿上那件不太合身的旧西装。两个人骑着自行车往中心校奔去，车铃声惊飞了路边枝丫上的山雀。

在联欢会的热闹里，杨旺的目光忽然定在角落那位穿粉色衣服的姑娘身上，她安安静静地坐着，乌黑的长发扎成马尾，嘴角噙着淡淡的笑，像山涧畔独自开着的山茶花。“那是秦河，是中心校的语文老师”，杨旺的声音带着不易察觉的颤抖。轮到他上台表演，他抱着吉他弹奏了一首自己写的歌曲《采摘山花送给你》，我看见秦河在台下望着他，嘴角的笑意像被春风吹开的花瓣，一点点漾至眼底。

从那之后，杨旺总是找各种理由拉我往中心校跑，借教学参考书、送临时通知，所有借口都只为见秦河一面。秦河用山泉水泡菊花茶招待我们，还会塞给我们她亲手做的花生点心。我们三人常在校后的小路上散步，杨旺弹吉他，秦河轻声和，我坐在一旁画画，把他们的身影都描进暮色里。我看着杨旺眼里越来越浓的温柔，心里却悄悄生长出连自己都不敢触碰的情愫——秦河的笑像拂过潭面的风，说话的声音像石缝里淌出来的泉。这份心意，我半分都不敢透露，杨旺是我



最好的兄弟，我怎能抢他心尖上的人？这份隐秘的心动被狠狠地埋进心里，连光都不敢让它见。

1995年暑假，连绵的雨把天浸得发灰，杨旺浑身湿透撞回寝室，把自己摔在床上半天没出声。“秦河要和我分手，说她父母要调她去市里教书”，他的声音沙哑得像被砂纸磨过。我去找秦河问缘由，她眼睛红得像揉过的桃子，憋了半天红着眼骂我“你像个瓜娃儿一样”，之后就再也不肯多说一个字。杨旺听完我的转述，靠在墙上沉默了许久，最后把那把旧吉他塞进了床底，再也没碰过。秦河走的那天，我们去送她，长途汽车开动时，她趴在车窗上拼命挥手，眼泪在阳光下亮得晃眼，杨旺红着眼眶，我站在一旁，早已泪流满面。

—

日子仍在继续，少了秦河的身影，校园像少了一抹亮色。

为了打发无聊时光，我把没说出口的心事都揉进了文字里，一篇篇往山外的报刊寄，渐渐有文章发表获奖，后来参加全县文秘选拔考了第一名，顺利调到县城工作。我和留在山里的杨旺联系也慢慢变少，听说他和同校的梅梅结婚了，没多久就停薪留职去南方办音乐培训学校，凭着山乡练出来的韧劲闯出了名气。秦河到市里之后，我们只是偶尔电话寒暄，有一次在州河岸边的老茶馆见面，她眉眼依旧是当年的清丽，只是多了几分成熟的从容。我小心翼翼地提起杨旺，她只淡淡笑着说有空叫他来市里玩。

再后来，我们都成家了。有一次杨旺从外地回来，我们坐在阳台上喝茶，他忽然转头很认真地问我，当年是不是喜欢秦河？我愣了许久，终于轻轻点头。他笑了，没有半分埋怨，只说秦河当年就看出来了，她当初和他分手，不只是父母不同意，而是觉得我比他更合适，她不想伤了我们兄弟的和气，才编出了调走的借口。

风，从巴山大峡谷的方向吹来，带着潭月河湿润的气息，我望着满天的星星，和1993年我们刚到山乡的那个夜晚一模一样。那些没说出口的心动，那些被岁月藏起来的遗憾，从来都不是生命里的缺口，只是换了一种温柔的方式，住进了我们的日子里。

如今，故人仍在，鬓边尚未全白。那些激情如歌的青春，从来都没有走远，只要风一吹，就漫出了暖意。